**第三回 云中鹤深山话前因 多臂熊截江逢侠士**

话说周淳听了燕儿之言，大惊说道：“好险好险！燕儿你的胆子真是不小，我常对你

说，江湖上最难惹的是僧道乞丐同独行的女子。遇见这种人，孤身行走，最要留神。幸而有

人指点不，不曾造次，不然你这条小名已经送到枉死城中去了。李宁便道：“信中之言，我

也不大明白，几时听见你说是同和尚结过冤仇，你何妨说出来，我听一听。”周淳道：“你

道这和尚是谁？他就是十年前名驰江湖的多臂熊毛太呀！”李宁听了，不觉大惊道：“要是

他，真有点不好办呢。”周淳道：“当初也是你一时大一，不曾斩草除根，所以留下现在的

祸患。可怜我才得安身之所，又要逃亡，真是哪里说起。”李宁尚未答言，英琼燕儿两个小

孩子，初生犊儿不怕虎，俱个心怀不服。燕儿还不敢张口就说，英琼气得粉脸通红，说道：

“世叔也太是灭自己的威风，增他人的锐气！他狠上天也是一个人，我们现在有四个在此，

惧他何来，何至于要奔走逃亡？”

周淳道：“贤侄女你那里知道，事隔多年，你父虽知此事，也未必记得清楚，待我把当

年的事说将出来，也好增你们年轻人一点阅历。在十几年前，我同你父亲你杨叔父，在北五

省真是享有盛名。你父的剑法最高，又会使各种暗器，能打能接，江湖人外号‘通臂神

猿’，你杨叔父使一把朴刀，同一条练子镖，人送外号‘神刀杨达’、彼时我三人情同骨

肉，练习武艺俱在一块。为叔因为你父亲轻身功夫，是我别出心裁，用白绸布做了两个如翅

膀般的东西，缠在臂上，哪怕是百十丈的高山，我用这两块绸子借着风力往上跳也毫无妨

碍。我因为英雄侠义做事要光明正大，我夜行时都是穿白，因此人家与我一个外号，叫作

‘云中飞鹤’，又叫我们三人为‘齐鲁三英’。我们兄弟三人，专做行侠仗义的事。那一年

正值李张造反，我有一个好友，是一个商人，由陕西回扬州去，因道路不安靖，请我护送，

这当然是义不容辞。谁想走在路上，便听见南方出了一个独脚大盗，名叫多臂熊毛太。绿林

中的规矩，路上遇见买卖，或是到人家偷抢，只要事主不抵抗，或者没有仇怨，绝不肯轻易

杀人，奸淫妇女，尤为大忌。谁想这个毛太，心狠手辣，无论到哪里，就是抢完了杀一个鸡

犬不留，要遇见美貌女子，更是先奸后杀。我听了此言，自然是越发当意。”谁想走到南京

的北边，正在客店打尖，忽然从人送进一张名贴，上面并无名姓，只画了一只人熊，多生了

八只手，我就知道是毛太来了。我不得不见，便把随身兵器预备停妥，请他进来。

我以为必有许多麻烦，及至会面，看他果然生得十分凶恶，可是他并未带着兵器，后来

他把来意说明，原来是因为慕我的名，要同我结盟兄弟。我纵不才，怎肯与淫贼拜盟呢？我

便用极委婉的化，谢绝了他。他并不坚持，谈了许多将来彼此照应，绿林中常行的义气话，

也自告辞。我留神看他脚步，果然很有功夫，大概因为酒色过度的关系，神弱一点。我送到

门口，正一阵风过，将一扇店门吹得半掩，他好似不经意的将门摸了一下。他那意思，明明

是在我面前卖弄。我懒得和他纠缠，偏装着不知道。他还以为我真不知道，故意回头对店家

说道：‘你们的门这样不结实，留心贼人偷啊！’说时把门一摇，只见他手摸的地方，纷纷

往下掉木未，现出五个手指头印来。我见他如此卖弄，真气他不过，一面送他出店，忽然抬

头看见对面屋上有几片瓦被风吹得一半露在屋檐下，一半要下坠的样子。我便对他说：‘这

两块瓦，要再被风吹落下来，如果有人走过，岂不被他打伤么。’说时我用一点混元气，张

嘴向那两块瓦一口痰吐过去，将那瓦打得粉碎，落在地上。他才心服口服，对我说道：‘齐

鲁三英，果然是名不虚传，你我后会有期，请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所说的义气。’我当时也

并不曾留意。

“他走后，我们便将往扬州的船只雇妥，将行李家眷俱都搬了上去。我们的船，紧靠着

一家卸任官员包的一只大江船。到了晚上三更时分，忽然听得有女子哭喊之声。我因此时地

面不大平静，总是和衣而睡，随身的兵器也都带在身边。我立刻窜出船舱一听，仔细察看，

原来哭声就出在邻船。我便知道出了差错，一时为义气所激，连忙纵了过去。只见船上倒了

一地的人，我扒在船舱缝中一望，只见毛太手执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船舱内绑着一个美貌女

子，上衣已自剥卸，连气带急已资晕死过去。那厮正在脱那女子的中衣时候，我不由气冲斗

牛，当时取出一枝金镖，对那厮打了过去。那厮也原有功夫，镖刚到他脑后，他将身子一

偏，便自接到手中，一口将灯吹灭，就将我的镖先由舱中打出，随着纵身出来，与我对敌。

我施展平生武艺，也只拼得一个平手。我因我船上无人看守，怕他有余党，出了差错，站了

几十回合，最后我用六合剑穿云拿月的绝招，一剑刺了过去，他一时不及防备，将他手指断

去两个。这样淫贼，本当将他杀死，以除后患，才是道理。叵耐他自知不敌，登时将导掷

去，说道：“朋友！忘了白天的话吗？如今我敌你不过，要杀就杀吧！”我不该一时心软，

可惜他这一身武艺，有看在他师父火眼金狮邓明的面子，他白天又与我打过招呼，所以当时

不曾杀害于他。叫他立下重誓，从此洗心革面，便轻轻易易的将他放了。且喜那晚他并不曾

伤人，只用点穴法将众人点倒，我将那些人一一解救，便自回船。他从此削发出家，拜五台

山金身罗汉法元为师，口口声声要报前仇。我自知敌他不过，没奈何才带上我女儿轻云避往

四川。我等武艺虽好，怎能和剑仙对敌呢？”

说话中间，忽听空中一声鹤唳，响彻云霄。众人听得出神，不曾在意。周淳听了，连忙

跑了下去。一会进来，燕儿问道：“刚才一声鹤唳，老师为何连忙赶了出去？”周淳道：

“你哪里知道，此洞乃是峨嵋最高的山洞，云雾时常环绕山半，寻常飞鸟决难飞渡。我因鹤

声来在我们顶上，有些奇怪，谁想去看，并无踪影，真是希奇。”英琼便问道：“周世叔说

来，难道毛太如此利害，世叔除了逃避，就没法可施吗？”周淳道：“那厮虽然剑术高强，

到底心术不正，不能练到登峰造极。剑仙中强似他的人正多，就拿我女儿轻云的师父黄山餐

霞大师来说，他便不是对手。只是黄山离此甚远，地方又大，一时无法找寻，也只好说说而

已。”李宁道：“贤弟老躲他，也不是办法，还是想个注意才好。”

周淳道：“谁说不是呢？我意欲同燕儿的母亲商量，托马湘早晚多照应，将燕儿带在身

旁，不等他约我，我先去寻他，与他订下一个比剑的日子，权作缓兵之计。然后就这个时期

中间，在黄山寻找餐霞大师，与他对敌，虽然有点伤面子，也说不得了。”

李宁听了，亦以为然，便要同周淳一同前去。周淳道：“此去不是动武，人多了反自误

事。令嫒每日功课，正在进境的时候，不可荒疏；丢她一人在山，又是不便，大哥还是不去

的为是。”

众人商议停妥，周淳便别了李氏父女，同燕儿直往山下走去。

那时已是秋末冬初，金风扑面，树叶尽脱。师徒二人随谈随走，走了半日，已来到峨嵋

山下。忽然看见山脚下卧着一个道人，只穿得一件单衣，身上十分褴褛，旁边倒着一个装酒

的红漆大葫芦。

那道人醉后，睡得正熟。燕儿道：“老师你看这个道人，穷得这般光景，还要这样贪

杯，真可以算得是醉鬼了。”周淳道：“你小孩子家懂得什么，，我们大好神州，亡于胡儿

之手，那有志气的人，不肯屈身事仇，埋没在风尘中的人正多呢！他这样落魄不羁，焉知不

是我辈中人哩。只是这样凉的天气，他醉倒此地，难免不受风寒。我走了半日，腹中觉得有

点饥饿，待我将他唤醒，同去吃一点饭食，再赠他一点银两，结一点香火缘吧。”说罢便走

上前去，在道人身旁轻轻唤了两声：“道爷请醒醒罢！”又用收推了他两下，那道人益发鼾

声如雷，呼唤不醒。周淳见那道人虽然面目肮脏，手指甲缝中堆满尘垢，可施那一双手臂却

莹白如玉，更料他不是平常之人。因为急于要同燕儿回家，又见他推唤不醒，没奈何，便从

衣包内取了件半新的湖绉棉袍，与他披在身上。临行又推了他两下，那道人仍是不醒。只得

同燕儿到附近饭铺，胡乱吃了一点酒食，匆匆上道。

到了无人之处，师徒二人施展陆地飞行的脚程，往乌鸦嘴走去，哪消两个时辰，便已离

村不远。周淳知道燕儿之母甚贤，此去必受她特别款待，劳动她于心不安，况且天已不早，

意欲吃完了饭再去。便同燕儿走进一家酒饭铺去用晚饭。这家酒饭铺名叫知味楼，新开不多

时，烹调甚是得法，在那理饮酒的座客甚多。

他师徒二人归心似箭，也不曾注意旁人，便由酒保引往雅座。燕儿忽然看见一件东西，

甚是眼熟，不觉大吃一惊，连忙喊周淳来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